



外国文学文化论丛

— 主编 栾栋

加缪的神话意识研究

尚丹/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立项经费资助
属“外国文学文化论丛”系列成果之一

Jiamiu de Shenhua Yishi Yanjiu

加缪的神话意识研究

尚丹/著



外国文学文化论丛

主 编 栾 栋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加缪的神话意识研究/尚丹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6
(外国文学文化论丛/栾栋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6296 - 3

I. ①加… II. ①尚… III. ①加缪 (Camus, Albert 1913—1960) —文学
研究 IV. ①I565.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8426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吕肖剑

责任编辑: 王 璞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周 玢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2.5 印张 23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外国文学文化论丛”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已有12个年头。作为广东省文科基地，该中心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这所专业型和实用性特征突出的学校增添了几分人文气质，使广东省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码头”多了些了解他山之石的深度。今天，我们推出“外国文学文化论丛”，就是想对本中心研究的状况和相关成果做一个集结，也是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向广东的父老乡亲做一个汇报。

“外国文学文化”是一个庞大的范畴。任何一个同类研究机构，充其量只能箪食瓢饮，循序渐进。我们的做法是审时度势，不断进行学术聚焦，或曰战略整合。具体而言，面对“外国文学文化”这个极其宽泛的研究对象，我们用12年时间完成了内涵、外延、布局、人员、选题、服务学校和社会等方面的核心建构。

其一，12年的艰苦努力，基地真正地完成了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重要外语种类文学文化研究实力的宏观联合。经过这些年的精心组织和努力集结，英、法、德、日、俄、泰、越等国别文学及其相关研究初具规模，跨文化的择要探索、次第展开，突破比较研究局限的熔铸性创制有序进行。从总体上看，虽然说各语种实力仍然参差不齐，但是几个重要的语种及其交叉研究，都有了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才，有了相对紧凑的协作活动，优选组合的科研局面日臻成熟。

其二，基础研究和个案研究、单面进取与多向吸纳的交叉研究态势业已形成。长期以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外语师资在科研方面比较分散，语各一种，人各一隅，教学与科研大都是单面作业，几十年一条“窄行道”，一辈子一个“小胡同”，邻窗书声相闻，多年不相往来。近几年基地积极推荐选题，从战略上引导，在战术上指点，通过活动来整合资源，基础研究与个案研究的结合颇有成效，单向研究的局限有所突破，交叉研究的方法也有较大面积的推广。这个进步将会对学校的师资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其三，领军人才和高端人才的培养在有重点地推进。在当今中国，高教发展迅速，不缺教书匠，缺少的是高水平的教师，尤其缺乏大气磅礴的将帅之

才。自古以来，有些知识分子以灵气或知识自傲，文人相轻，是己非人，一偏之才易得，淹博之人寥寥，而可以贯通群科的品学兼优之才更是凤毛麟角。我们这些年在发掘和培养科研人才方面，花了不少心血。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以人文学为集结号，在本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当中培养了一批师资力量。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最近几年基地持续多年的创新学术导向渐入佳境，熔铸性的科研蔚成风气，专兼职人员知识结构的改造成为本中心的自觉行动，科研人才的成长形势喜人。随着学校支持力度的加大，陆续有高端人才引进，他们的加盟对基地来讲，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人才布局。

其四，科研有了质量兼美的提升。从2011年到2013年，“人文学丛书”第3辑15种著作全部付梓。截至目前，1、2、3辑共35种著作，加上丛书外著作5种，总计达40多种著述（不包括2011年之前基地已经出版的10多种“人文学丛书”外著作），成建制地推向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在基地的专兼职研究人员中，有些学者善于争课题、做课题，有些学者精于求学问、搞创新。我们对这两种学者的特长都予以支持。相比较而言，前者之功，在于服务政策，应国家和社会所急需；后者之德，在于积学储宝，充实学林，厚道人文，是高校、民族和国家的基础建设。从学术史和高教发展史来看，两个方面都有其贡献，后者的建树尤为艰难。埋头治学者不易，因为必须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然而，不论是对于一所高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对全人类，做厚重的学问是固本培元的事情。有鉴于此，基地正在物色人选，酝酿专题，力求打造拳头产品，做一些可以传之久远的著述。

其五，将战略性选题和焦点性课题统筹安排。诸如，以“人文学研究”（即克服中外高校学科变革难题）为龙头，以“文学通化研究”为核心，以“美学变革研究”为情致，以“外国文论翻译研究”为舟楫，以“人文思潮探讨”为抓手，以“重要人物研究”为棋子，推出了一系列比较厚重的研究成果，如人文学原理、文学通化、感性学、文学他化、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小说、副文学现象、日本汉诗、莫里哀、波德莱尔、艾略特、柏格森、阿多诺、海德格尔、勒维纳斯、海明威、萨特、古埃及尼亚斯、本居宣长、厨川白村、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伊里加蕾、鲍德里亚、麦克·布克鲁、雅克·敦德、德尼斯·于斯曼、勒克莱齐奥、哈维等，一盘好棋渐入佳境。

其六，全力配合学校的总体规划。本基地为学校的传统特长——外国文学文化研究增砖添瓦，为学校学科建设的短板——文史哲学科弱项补偏救急，为学校“协同攻关”和“走出去”身先士卒。事实上，基地的上述工作，早就开始“协同攻关”。试想，把这么多语种的文学文化研究集于一体，冶为一

炉，交叉之，契合之，熔铸之，应该说就是“协同攻关”。“人文学中心建设”也是一种贯通群科的“协同攻关”。比较文化博士点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同样是一种“协同攻关”。我们做的是默默无闻的工作，基地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甘愿做深基础、内结构和不显山露水的长远性工作。我们为之感到高兴。笔者一贯用“静悄悄，沉甸甸，乐陶陶”勉励自己，也以之勉励各位同事。能够默默地奉献，那是一种福分。在“走出去”方面，我们也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仅2013—2014年，基地就有5名教授分赴法、德、俄、美等国访问与讲学。这些活动的反响都很积极。对方国家的高层学者，直接把赞扬的评价反馈给我国教育部、汉办等领导部门。我们努力响应国家和学校的号召，认真真地“走出去”。这在今后的工作中还会有进一步的体现。

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在“外国文学文化论丛”中都有聚焦性的著作推出。还有一些方面，比如外国语言文学如何固本培元的问题，外国语言文学选择什么提升点的问题，“人文学”的后续发展问题，诸如此类，都是今后基地科研工作的关注点。这些方面也会在“外国文学文化论丛”中陆续有所表现。序，是个开端。此序，也是12年来基地工作的一个小结。

栾 栋

2015年4月19日

于白云山麓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1
一、“神话意识”及其衍生的概念	1
二、加缪及其研究述略	10
三、研究目的、方法及研究思路	19
第一章 神话的过去与未来	23
一、神话的概念界定及研究	25
二、神话的延续	31
三、神话的现代含义	34
四、神话在不同国度的影响意义——以古希腊和中国神话为例	38
第二章 加缪的文化谱系和思想来源	
——地中海之子奇特的法国身份	43
一、赤子情怀——加缪的阿尔及利亚	44
二、夹缝中的加缪	47
三、文化根源：地中海精神及古希腊文化的滋养	55
四、荒诞哲学——另辟蹊径的思想轨迹	62
五、尼采之后——完美的先行者与参照者	64
六、异教徒——基督教的对面	68

第三章 加缪：神话的传承者	73
一、《鼠疫》：洪水记忆与英雄反抗	75
二、《西西弗神话》与《反抗者》：反抗——从西西弗斯到 普罗米修斯再到涅墨西斯	85
三、《误会》：一个命运的伦理悲剧	91
第四章 加缪：新神话的缔造者	97
一、文明社会的新神话	99
二、超越“局外人”——挣脱文明的枷锁	102
三、《卡利古拉》审美的个性光辉	112
四、《堕落》：对现代生活的无情讽喻	120
五、加缪之死——以生命践履神话	125
第五章 润物细无声	
——神话意识在中西文化中的比照	129
一、神话与精神信仰之培育	131
二、中国神话信仰与文学传统的价值判断——以余华为例	135
三、中西神话的弥缝功能——以加缪与鲁迅做比	142
第六章 弥缝	
——加缪神话精神的当代意义	151
一、本真意义上的“神话人”——加缪及神话精神的复兴	152
二、加缪神话精神的现实情怀和时代意义	156
结语	168
参考文献	172
附录 加缪年谱	182
后记	190

绪 论

一、“神话意识”及其衍生的概念

探讨阿尔贝·加缪的神话意识，首先要在数不胜数的神话理论中理出一条关于“神话意识”的确切定义。之所以用到意识，而不是思维或其他，是因为“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其中的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反映现实的高级形式”^①，而“思维”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②，从动态的功能角度，意识是指人脑的一种特殊的功能。这种功能包括思维的能力，又不止思维的能力，它还包括不用语言的体验的能力。思维是意识之花，它的诞生伴随着语言的诞生。思维活动离不开语言。但是，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的意识就已经产生，就是说，意识活动不一定需要语言。比如，基于情绪、情感和意志的体验活动。具体到神话意识和神话思维，区别在于神话思维是一个群体性的概念，是人类思维结构的形式之一，而神话意识是个体性的，就是神话思维在特定作家身上的呈现，即经过主观意识加工所呈现出来的神话思维，二者之间如同太阳光和七彩虹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具体作家这里探讨神话意识是成立的，并且是更为恰当而精准的。作为一种感觉的心理活动总和，意识更为私人化和个性化，更可总括那些可意会难言说的心理过程。

在各论家表述的过程中，以及本书的推演过程中，对高频出现的一个表述——神话意象——也有必要解释一二。神话意象是“原型”的早期表述，“荣格终于找到了把由里比多转化而成的象征形式同集体无意识的存在统一起来的、可经验的、可实证的实体。在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①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221页。

②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970页。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的早期著作中, 这种实体被叫作‘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 或‘优势遗传物’(dominants), 后来则正式命名为‘原型’(archetypes)”。简而言之, 神话意象是基于人类集体无意识层面的原初心理轨迹, 它表现为某一具象或实体, 但蕴含的是人类早期的文化心理。神话意象与神话意识、神话思维是互证发生的关联概念, 在一定程度上, 神话思维的生成是建立在对诸多神话意象的归纳和总括的基础之上的; 同时, 神话意象的形成又基于神话思维的运作; 神话意识在神话思维的发生过程中集聚成具体的个体思考模式。

鉴于前人研究多集中于神话思维的综合探讨, 本书先对神话思维进行厘定和梳理。

在神话思维发轫之初, 还有一个更加带有指向性的概念——原始思维——与之相近。这个从时间或质量上明显有贬低之意的概念, 是建立在“原始”的基础上, 用于区别现代的、理性的、让令人心生优越感的进化论式的文明思维。

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路先·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 1857—1939) 撰写的《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1910) 以及后来的《原始人的心灵》(1922) 和《原始人的灵魂》(1927) 等一系列著作构成了其关于“原始思维”的系统理论。这也是迄今为止, 对“原始思维”概念阐述最详尽的相关著述。

指导列维-布留尔全部研究的核心概念, 是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的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 的“集体表象”(representations collective) 概念。根据这一概念的指导, 布留尔发现即使“具有自己制度和风俗的一定类型的社会, 也必然具有自己的思维方式”^①, 通过将“地中海文明”的文明思维模式与“不发达民族”的原始思维模式之间进行比较, 布留尔得出结论: 这两种“距离最大”的思维类型“本质差别最触目”。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集体表象。布留尔由此得出结论: “所谓集体表象, 如果只从大体上下定义, 不深入其细节问题, 则可根据所有社会集体的全部成员所共有的下列特征来加以识别: 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的, 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同时根据不同情况, 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感情。”^②

英国人类学家、人类学的先驱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

① [法]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 丁由译,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第 20 页。

② [法]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 丁由译,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第 5 页。

和费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模式与现代人并无太大差异，只是有高级和低级的差别。但布留尔则通过比较两种思维模式，得出结论：原始思维毫无逻辑，遵循的是“前逻辑”。

原始思维不依照逻辑规律思维，对矛盾漠不关心，其具体特征就是“集体表象”“前逻辑”和“互渗律”。布留尔认为，客观存在物所具有的神秘力量是原始人思维认知的共同表征，这种神秘力量源于自然且非人力可实现，但可以通过一系列“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用等想象”的奇特能力，将一种神秘的改变赋予客观存在物，使之也拥有一种超越自身力量的能力。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以其本质上神秘的性质有别于我们的表象，“原始人的意识已经充满了大量的集体表象，靠了这些集体表象，一切客体、存在物或者人制作的物品总是被想象成拥有大量神秘属性的”^①。神秘力量与自然客观事物的是通过想象完成力量的转移的，这种想象被赋予一个名字就是“互渗”。通过互渗，某种事物特征即集体表象就与其他事物特征有了紧密的联系。原始人这种把现实对象的本质与人们对现实对象的理解与想象，被布留尔称作“原逻辑的思维”。在布留尔的认识中，“原逻辑的思维”是与逻辑思维具有相同认识能力的一种思维模式。

布留尔关注到了原始思维的情感互渗。他说，原始人创造的神话，不是为了解释逻辑的成立，而是为了印证神秘的真实性。“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神话既是社会集体与它现在和过去的自身和与它周围存在物集体的结为一体的表现，同时又是保持和唤醒这种一体感的手段。”^② 证有易，证无难。要用逻辑的思维方式证明神的不存在是很困难的，但用前逻辑式的思维方法说明神秘的共性之有却是相当容易的。后者需要互渗式的参与，它带有过多的“感情或运动因素”和浓厚的主观色彩，对逻辑思维的正确性是熟视无睹的。因为既然一切都决定于神秘的力量，那么何必再劳神去推理呢？个人的努力也不过是神秘力量的再现罢了。基于此，布留尔总结道：“对原始思维来说，一切都是奇迹，或者更正确地说，一切又都不是奇迹；因而，一切都是可信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或荒谬的。”^③ 他为此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我们不会相信妇女能够生出蛇或鳄鱼，因为这种观念是与自然规律矛盾的，即使最畸形的生育也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但原始思维，则把这当作顺理成章的。因此，神话思维与科学思维是截然不同的，原始思维遵循“前逻辑”，与科学思维背道

① [法]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页。

② [法]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38页。

③ [法]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4页。

而驰。

在布留尔的观念中,“前逻辑”和“互渗”的烙印将原始思维置于科学和哲学的对立面。这也成为布留尔理论为人诟病的关键点。按照布留尔的观点,当原始人脱离了这种神秘互渗的本能自觉时,神话的创造就会减弱直至消亡。“当社会集体的思维连同它的制度、它对周围集体的关系一起进化了,则在创作神话的那个时刻具有优势的神秘因素可能失掉自己的意义。”^①也就是说,在布留尔的理论体系中,神话服从于进化论,它势必随着原始人思维方式的转变而消亡。

布留尔虽然没有将原始思维定义清楚,但已敏锐地捕捉到了原始思维的各种特征,如非逻辑性、神秘性、互渗性。他的部分观点,得到了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的重申和发展。

卡西尔以一本书的完全篇章,以及散见于其各大著作的不时论述,对“神话思维”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探讨和界定。卡西尔认为,“神话的意义远不只充作材料;它被认为是人类认识世界方式——于神话的环境是必需的——一种特定功能”^②。因为这样的基本定位,神话不再只被当作一种客观存在,而成了一种思辨方式。这种思辨方式即为神话思想,抑或称为神话意识、神话思维。神话思维以“精神内容的物质化”^③作为其基本形式,“神话思维缺乏观念范畴,而且为了解纯粹的意义,神话思维必须把自身变换成有形的物质或存在”^④。生发于原始思维的神话思维无法祛除其固有的定式与局限。原始时代的初民们,与外界接触最多的就是有形的自然世界,将有形的自然物质和存在作为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也是不难理解的。同时,人类的一些行为举止也被想象为自然同时拥有的行为方式。这样人类具有拟自然化与自然具有拟人化就成为一种普遍和正常的关系。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是原始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好体现。“神话是用人的、社会存在的语言表达一切自然存在,而用自然的语言表达一切人的、社会的存在。”^⑤

卡西尔所理解的神话思维的特点在于:

① [法]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0页。

② [德]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③ [德]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④ [德]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⑤ [德]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第一，它是一种感性直观和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不是纯概念性的抽象思维。“神话凝结成持久的构型，它把客观的形式世界之稳定轮廓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此而言，只有当我们能在其背后感受到它最初由之产生的生命情感之原动力，我们才能了解这个意义。……如果不能从纯粹的神话思维形式追溯到神话的直觉形式及其特有的生命形式，那么这种描述一定仍然是不充分的。”^①据此，在卡西尔看来，神话思维是一种以情感为内驱力的思维方式。

第二，神话思维是一种“天人合一化”的交感性思维。这一特点的产生仍然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之上的。在原始人那里，自然科学的物种关系没有产生明显的划分界限，人与自然之间没有物种的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存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转化，个体与外在之间也可以无拘无束地随意交流。神话世界中天马行空的想象赋予人世间和意识形态内最大化的自由空间。卡西尔认为，在神话思维中，所有的生命存在都是相关联的，人与自然界万事万物是平等的生命个体，他们有相同的祖先，有相同的生活模式，有相同的思维方式，人与万物通过通感的方式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在神话世界观的早期阶段，尚无分离人和生物总体、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鲜明界线；尤其是在图腾崇拜中，人和动物的亲族关系，更主要的，部落与其图腾动物或图腾植物之间的关系，绝非只是象征意义，而是有严格的现实意义。人在其活动和习性中，在其生命的全部形式和方式中，感觉自己与动物同为一体。”^②

第三，神话思维是一种“象征式思维”。神话思维具有象征性，它把所有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某种象征的表现形式。但作为一种原始的象征思维，这种象征并不是自觉的。在这一阶段，人类自我意识仍不发达，难以区别这种象征是一种想象还是一种对于事物本质的真实看法。卡西尔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较为清晰的区分：“神话似乎是把它触到的一切都不加区别地裹进统一性，而科学认识只有通过把诸因素区别开才能把它们联合成相同的基本的批判性原则。”^③思维所指是一方面，但所指背后所关联的具象或实体，及其隐含的精神或神秘力量成为神话思维象征性的集中表现。神话思维中，这种神秘力量在进行了内在关联性的比对之后，其内在的逻辑性终于被发现，并冠之以一个在之后的神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② [德]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③ [德]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话中产生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词汇：“命运”。“命运”本身是一个神奇的词汇，所有无法解释的力量都可以在“命运”这里找到解读。“这种概念最初成形于希腊诗作，个体以及与无比强大的命运抗争的伦理自我之新意义和力量，首先发现于悲剧之中；然而古希腊思想不单单和这个与悲剧始源的、神话-宗教根源逐渐分道扬镳的过程并肩而行，而且为此过程奠定了真正的基础。”^① 神话思维来自于自然事物的直观印象，并对这种直观印象做形象和逻辑的想象，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没有被系统地理解和总结。神话思维具有象征式的特征决定了对事物的阐释是一种夸张的、直观的印象。神话思维的这些特征是不同于理性思维，但是，并不能因此对这两种思维方式做高下的区分。如果没有神话思维的基础，理性思维是无法发展的，神话思维的诸多特征是为理性思维的发生、发展甚至反拨提供了依据和对象的。卡西尔认为“理论的要素”作为神话思维的内在逻辑结构，是一种活跃的元素，这种元素在思维的发展、运动、提炼、升华的基础上，逐渐凸显理性的特征，为逻辑思维的逐渐形成奠定了基础；“感性的因素”则相对平稳，作为相对稳定的人性因素，逐渐发展成艺术思维。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神话那种作为命运的时间概念，越来越被赋予新的伦理深度和内涵”。卡西尔对布留尔关于神话思维充满情感性的见解持认同态度，同时他还进一步强调神话的自主性，将神话与知识、语言、艺术等同。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卡西尔也认为神话是原始的，但他没有因此而认为神话是一种意识的初级阶段，他并不认为进化论适用于神话的发生发展。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体系，神话是人类情感和逻辑的符号创造形式。当然，卡西尔肯定神话思维的逻辑性，并将这种逻辑性与理性思维的发生建立了关联。

卡西尔通过对神话、思维、神话思维的分析，发现了神话与思维的共通性与关联性。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参与者和主导者，思维活动在人类文化成果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文化成果又促进了思维活动的活跃与发展，并为思维活动的提升提供智慧源泉。神话也具有同样的特质，故而神话本质上是思维的一种。神话思维由于其特定的发生背景，无法完全主动地区分本体与客体、现实与想象的界限，但是，不能因此而判断神话是一种混乱而随意的思维。因为，在今人看来，荒谬或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物的在原始人看来是源于心底真实而合理的现实。原始思维还没有建立科学推演与论证的思维模式，事物的逻辑都立足于内心的主观感受。按照这种思维推演模式建立起来的主观意识只能是对世界的模拟。神话是建构在对外界世界的模拟基础之上的，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149页。

神话中的事物既是本初的形象，又是被赋予的象征。对神话意识的主体，卡西尔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阐释。在人类生活的初期阶段，人的意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现代科学推演的逻辑思维样式尚未建立起来，同时人类无法真正意识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界限。人类与动植物、自然生物的关系，往往被看作一种亲缘或同源的关系。随着自我意识的逐步增强，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界限日渐清晰，个人、他者、精神等概念能逐渐被区别清楚，当然，这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在卡西尔看来，人类生活包括精神领域，也有现实存在领域。当人剥离出自我意识，成为有意义价值观念的主体时，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从客观反映提升至整体关照的层面，象征被视为沟通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连接网络。神话作为一种思维，却不是以逻辑而是以情感作为基质的。情感的趋同性使得初民们深以为然的是：人的生命与其他林林总总的生命以一种共同的生命机制紧紧相连，因此，二者之间没有确定界限，这种共同的生命机制贯通于自然与人类的全部历史之中。以人类社会的语言通感性地表现自然现实的原始神话，可谓人类最古老有力的精神活动。卡西尔的研究体系完善而庞大，更加生动和富有想象力地探讨了神话的特征和形成，对后世的神话研究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对许多派别的神话研究都有着具体的指导意义。

法国社会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对“原始思维”这一概念予以摒弃，改用另一个在他看来没有明显褒贬倾向的词：“野性的思维。”斯特劳斯将“野性的思维”用他特有的逻辑术语进行了深入剖析。他之所以弃用“原始思维”，是因为当这样使用时，对于“原始思维”已经有了一个“初级、不成熟”的判断，这对初民们的思维形式是不公允的。斯特劳斯认为：“当我们谈论‘原始’社会的时候，我们一般要用引号，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原始’这个词用得并不恰当，它是约定俗成强加于我们的。”^①他与卡西尔的观点相悖的是：他不认为原始思维和科学思维有承接关系。斯特劳斯认为，原始思维不是科学思维的初级阶段，科学思维也不是原始思维的升华和提高，两者不是思维的两个发生阶段，而是并列共存、不分高下的两种思维模式，两者之间是同时发生的。“在所谓原始民族的思维 and 我们的思维之间没有鸿沟。……这些思维形式是始终存在、活跃在我们中间的。我们常常使用这些思维形式。它们与依赖科学的思维形式是并存的，它们也同样是现代的。”^②斯特劳斯用这样的神话理论举证了神话

① [法]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陆晓禾、黄锡光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② [法] 迪迪埃·埃里蓬：《今昔纵横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传》，袁文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的连续性。

在所有这些对神话思维的界定中,卡西尔的处理最契合本研究的主题,即:神话思维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并不存在古今之别,也不存在落后和先进的分别。神话是以情感作为发生基质的。用神话这种人类智慧之光去反观当代作家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神话思维模式,梳理他的神话意识,是可行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作为人类反观自我、认识自我的重要方式之一,神话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认识观论。虽然唯理性至上的思维定式使神话长久背负“初级、粗糙”的认识印象,神话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当广的认知范围内被弱化,但随着人们认识深度和广度的拓展,特别是经历精神家园的迷失的切肤之痛后,神话与神话思维的价值和意义逐渐被发掘和凸显。人们越来越发现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无意识的结构,神话和神话思维在人们的心理深层积淀的稳固性和广博性。在现代神话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虽然其形式和结构有所变化,但神话意象的本质和内核确是稳固和坚实的。

对这个问题,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的看法是,文学总的来说是“‘移位’的神话”,“神的生与死,死后又复活,包含着文学的一切故事”^①。荣格认为,在人类文化史上拥有伟大建树者往往都是具备自觉或不自觉的神话意识的人,他们借助相关的神话意象表达其深沉的思想意蕴。“艺术家常常借助素材的性质,借助神话使他们的经验以最合适的形式表现出来。”^②弗莱和荣格之后,神话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开始备受关注。神话研究者们发现,神话元素在后世文学中成为一种心理积淀,这种人类童年时期的回忆,掺杂了想象和未能实现的愿望,经过了主体的选择和阐释,将自我意识中的记忆结构艺术性再现,更易引发强烈而持久的共鸣。

尽管各论家对于神话思维、神话意象或者他们使用的其他类似的术语如“集体无意识”“原型”等有着不同的表述或者界定,甚至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但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或者方向论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神话中蕴含一种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拥有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力量,使其得以传承,在人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向心力。本文将这一思维方式归纳为“神话意识”。作为一种自觉或非自觉的意识形态,神话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思考行为。并且尽管时代变迁,神话意识仍根植于人类心灵的最深处,以稳

① 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② [瑞士]卡尔·荣格:《寻求精神的现代人》,见赖干坚《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评介》,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定而深厚的影响力发挥着作用。

综合以上的观点，本书提炼及所运用的“神话意识”概念是人类神话生理、心理、思理的综合现象，是神话思维在人类知、情、意方面的集中体现，其表现有自然推崇、万物有灵、物我浑一、人已含混等对抗宰治理性和有别于科学逻辑的原发精神。这种意识与西方人所说的“酒神精神”“模糊思维”“浪漫情绪”“魔幻现象”有深邃的渊源。神话意识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经历理性精神的规训，在中世纪受过宗教神学的洗礼，近代以来受到现代性——即科学、逻辑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整合。尽管人类文明视神话意识为黑马，启蒙思想视神话意识为异类，科技主义视神话意识为蒙昧，但是谁都不能否认神话意识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不可或缺的宝藏。它在古希腊以来的所有文化样态中存在，可以说潜移默化，神出鬼没。从神话意识漫漫历程可以看出，神话意识和思维是人类心理的根基之一，是人类文艺的资源之一，是人类哲学的翅膀之一。

自幼在古希腊文明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加缪，在神话中发现了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这一宝库丰富了他的想象力，并大大刺激了他的创作和思考。在其创作过程中，无论他使用的是何种表达方式，这种古希腊文明的浸淫效果都是如此的强烈，使得后世可以在古希腊神话的启示下可以更为深入地重新解读他的作品。加缪使用古希腊神话的精神内核去审视和创作的途径，不仅仅限于对于神话典故和元素的频繁运用，也不囿于提炼神话含义投射于作品之中，更是将神话转化为一种意象，内化为作家的思维范式。在加缪的作品中，频繁使用神话中的元素。比如神话人物，西西弗斯、普罗米修斯、涅墨西斯；比如神话类型，洪水神话、英雄神话；比如神话的情节设置，命运悲剧、伦理悲剧。同时，更为强大的神话意象在加缪的意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他的作品、人生、思考都呈现出一种神话的审美观照。神话意识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是创作者在大脑中构思的文学模型、文学蓝图。它作为一种稳定和固化的心理模式，是创作者借助记忆与想象，对曾经体验过的情绪感受的回味与提炼，以及对某种未实现的理想的憧憬与向往。

加缪的神话意识是神话结构、符号、元素、意象在个体创作和思考方面的综合体现。加缪神话意识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不仅继承了古典神话中结构、元素、思维等要素，还创造了文明社会的新神话，以新的存在范式和符号象征赋予神话现代意味，这些现代意味更对当下的生活和思考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反思价值。

本研究着眼于神话意识，落脚点是神话精神。事实上，神话意识在整个研究中，处于一个工具性的作用之上。加缪的思考起势于神话意识，但最终的成果是他的神话精神。从神话意识这样一种相对零星而片段式的思考方式上升为